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八

唐四

海願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僧部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二卷
僧部列傳二十八

唐四

海願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按續高僧傳海願姓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資
貌圓光長面目少髮髻服不慕於榮有異少處衆
者生於田野早長髮受與母居孝愛之情雖由師
傳康重之性獨拔抱母恨家貧無妄受業放年
志學尚未有聞乃懷驚顛願誓求道出家依于沙

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二卷僧部

門道遙過道元元曾名嗣僧宗具見後傳願躬事學

禮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

受戒操道遠志業元明念定所持皆無點累仍以威

嚴儀著身過可防謗笑易為口非難護乃因他志誠

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懸解為

先遂問討業經服膺元宰方等諸師咸蒙厥旨探

微研機過言領意有精義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靜

尤專大論願遂承奇譚思扣冲關荷杖登峰講參講

肆徒屬既衆願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綱要願時

時應請微以爲繁難雖色不形而勞心可廢願遂還

返席曰昔陳几問一得二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達乎

曰何謂耶答曰一則見有一則聞義察既悟其所迷

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難心舉括

備在夢沙研特專一始終該說或下山分衛而執卷

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機要妙鑒幽

原願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願雖幼深尤不達賢聖

周旋九遠莫能自免致生茲機士對此九樣未能出

有欲河登無爲岸將不由心願失轉而臨沉坑陷者

乎因涕泣滿席歎歎便塞又曰母念二輪交報思焉

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輒懷摧挫且生

得爲人路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公

侯願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豆之室仰瞻佛燈確

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流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

也遂即言笑如常客僕白若素曰敢問君子志未忘

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居停講席願以法輪罕遇

遂欣禪味有沙門道懷者頗秀志希慕風景乃致

書曰敢指首大師門下每欲理歸緣心山吳畢志但

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情希法意慈覽元旨至

於人物衆緣劣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金僞

從風飄逝路崇惡所以策願船之疲頓千里之遠定

門元妙輒希超入逆其不遠歸言豈相伏願開含養

之懷退人曰瞻懷得善其發情利權之始也乃報曰促

跡昇華藏之還漸難本豈是驚風之病息故當引水

而沐枯魚散薪而開蓋緇耳脫其不爾幸無時光陰

絕交與俗當有是理想高尚前願衆貴者以壽於願

願莞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孑尚須謙讓自

下不敢微謫欺人豈謂爾庸之徒劍劍待見陵物遂

振手而去故趨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資頗入

其至而進行純潔性好遊經則利西應供養舍利

兼以血和懸書七佛成經克已研心類皆如此賢等

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子瞻寶囑

累斯盡詞事既顯名親而馬因斯棲成湯客如南口

恨不及彼聖人拔起沉淪也又常於背分歸命三拜

同住鄰居無得聞者或解稱覆飯或大或減食而充

微者志好恬愉無求知足有贈水胡者終不以介意

曾蒙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知物從我境何則苦而

未嘗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濕魚不樂網未必解修抑

讓之通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希物者終不希

名等矣又作三不爲篇其一曰我執他文修式身死

名存其石通還新井流泉若肝在內我身處處則利

杖劍圭璋揮掃不爲則已爲則不熱將恐兩虎共鬪

勢不俱全未存一个好長抱來恣想是以跡跡見思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五十二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八

唐四

海願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神祖

門道慈惠道光元曾名嗣僧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

禮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

受戒操道遠志業元明念定所持皆無點墨仍以威

嚴儀著身過可防謬笑易為口非難護乃因他志誠

默不言切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懸解為

先遂問詩業經服膺元辛方等諸師咸蒙厥師皆探

微研機道言領意有精義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靜

尤專大論順承承奇調思扣冲關荷杖登峰諸參講

肆徒屬既衆鍾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綱要順時

時應請微以爲繁難備色不形而勞心可廢順還巡

返席曰昔陳凡問一得二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達乎

曰何謂耶答曰一則見有一則聞者察既悟其所迷

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難心舉括

備在夢沙研特專一始終該談或下山分衛而執卷

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諸莫不洞開機要妙鑒幽

原顯書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願雖劫深尤不達賢聖

周旋九趣莫能自免致生茲機上對此凡緣未能出

有欲河登無爲岸將不由心觸失轉而臨沉坑陷者

乎因涕泣滿襟歎歎便塞又曰母念二輪受報思焉

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輒懷慙愧且生

得爲人路期亡憂於貧賤出家以道僧度不易於公

侯願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豆之室仰瞻佛燈確

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流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

也遂即言笑如常客僕白若素曰敢問君子志未忘

不副雅懷後復居僧任任停講席願以法輪罕遇

遂欣輝耀有沙門道懷者頗秀志希慕風景乃致

書曰敢指吾大師門下每欲理歸心山泉舉志但

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情尚希遠還覓元旨至

於人物衆集頌勞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金儻

從風飄前路榮惡所以策萬端之幾想千里之遠定

門元妙輒希超入逆其不遠歸言豈恒伏聞含養

之懷退人以禮懷得善其就情利權也乃報曰促

跡昇華驛之還漸難水豈是驚風之柄息故當引水

而沐枯魚散薪而開蓋緇耳脫其不爾幸無時光陰

輒交與俗言有是理想高尚前爾樂貴者以壽於願

願完爾而笑曰我釋種餘孽法王之予尚須謙讓自

下不敢微謫欺人豈謂爾庸之徒劍劍待見陵物遂

振手而去故趨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資頗入

其至而進行純潔性好遊經則利西應供舍舍利

兼以血和懸書七佛成經克已研心類皆如此嘗尋

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子瞻寶囑

累斯盡詞事既顯名親而馬因斯棲成湯客如南口

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淪也又常於背分歸命三拜

同住鄰居無得聞者或解稱覆飯或大或減食而充

微者志好恬愉無求知足有贈水劑者終不以介意

曾蒙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知物從我體而則苦而

未嘗以我違物且烏不稱渴魚不樂雨未必解修抑

讓之通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之不奢物者不矜

名等矣又作三不爲篇其一曰我執他文修式身死

名存其石通還新力流泉若肝在內我身處通則利

杖劍圭圭揮掃不爲則已爲則不熱將恐兩虎共鬪

勢不俱全未存一个好長把來恐是以迫歸還息影

樂門其二曰我欲刺股割心想頭屋梁苦節孝彰
映室光一胡獨舉萬里單騎能行才辯說若上高
車逆衣衣錦還鄉將慈烏幾以羽扇折出方處食
貴狗與雞者是以前與林松茂允池塘其三曰我欲
街才驚德入市趨朝四崇崇仰三槐附文標形引勢
身達名超冠蓋將解解富甘有誠揚終管談美歌誠
將忠廉情窮窮窮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危
選傷樂淺非惟苦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卷于時真法既達俗尚演說言敏行者為愚巧詞
令者為智廉潔正性無或致誤故願理直之心
居危不亂進而不趨可謂性素風焉有沙門行者
志行嚴正才諳英倫與樂交因疾發候願曰先民
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三復斯言一何
可信世人強求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
咽吾謂樂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珍
登高座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
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願曰觀弟此作
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謂願運示釋
疑成義但以理元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客與於益
津談歸而未進慨時哉之不通如紀終於此耳願乃
重說遺教悲歎無已先有沙門題本者覽高世僧
也思與願結山林之會會順方學問未暇充之本獨
謝時世間滿所往後每思之云慨嘆法曰本公若果
龍之遊運定雲未舞舞戀戀恨容身累俗升沉相
異後為悲夫也忘懷去來者朝市亦江湖春信死
者幽栖極極極其性之不失不無於吾不安其得
志極情為如此也一時賦疾速於自知不全遺文累

彙編

紙是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懷逾健旁問後事願曰
愚身為宿緣業習欣然得見無偏木降何憫然願惟
老母宿緣業習欣然得見無偏木降何憫然願惟
無所見有投前懷但死不復生古言可錄願雖不幸
豈敢以身害母母既報不自由可開想相待送今還
法師說法語極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又沙門行者被召弘福
院充講師之選建名時俗云

神道

按續高僧傳神道姓田氏河朔臨晉人弱齡從僧辯
思出家後復從石佛羅處度問道西河北岳奧博
採三藏經得自天來及冠因為鳩形鵠面願願願
而以大衍著名至於唐曆引注關華經論經籍論
合四十餘卷至於唐曆引注關華經論經籍論
還京邑溫嚴子史課講名篇過目無雙願以此而懷
簡像也兼以朝素微情詞內外極樸樸者尚於
莊京也所推任于把師又以前暇修造是為宏預
是文維通名鳴對或咸叙情史或明世元示像教日
任亦亦世維通之高僧也故樂業後像之諸曰大
五三人別離後乃總領通之故據斯日失失失十年
召入舉定尋又應詔請入講經為教大論謂開二神
諸方士也貞觀二年以正道歸通得為則達獲錫
蘭蘭流化毗峨道俗虔虔虔虔虔虔虔虔虔虔虔
四歲以四年七月一日遷於法京寺春秋六十五
江東哀憫悲其法來報未幾而終承報發展益州
官庶士俗以同丹列道事趣奔於葬所素懷親對香

按續高僧傳雲祇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
心自遠年十五出家為僧二親哀之即為姻緣
既非本情慮有推逐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
野少非遊踐既知投道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
驢二牛因問所從可得留便告祇曰西行有寺不
遠當至寺間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到客便遂本心即
進出門可行自步遊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曉上求
法為尋願還京邑於唐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
有所厭又往山東復唐諸師錢前對講地持十地名
稱唐開成東漸海濱南野漸服願涉之最無與為偶
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論說折異擅聲日下數后既別
名入禪定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細推
領袖假為接對之夜也賓客席上之美談敘瞻世之
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時會昌又召以為上座撫
接長幼殊有奇功自觀釋經又召為高義時以威威
烈氣遂止清滿可為典範時主唐懷德讓讓聞
目及長髮失御後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獲赦賜

煙臺萬計寬疏聲動天地於井邊橋南焚之運送令也弟子元寶收其餘骸與同學元元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掃塔掃窟爲文銘於塔所

僧風

僧風

按續高僧傳僧祖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祖慈梁侍中宣武王父叔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習齊齊風至高道僧故所立履機咬首在志孝慈惠風成文辭狀聲辯超擬所製新文有條有旨提出儒林識者咸謂固得早發是奉令還京單聞皇之始僧某法師名重五部李周八越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餐其精爽其器略投以異衆聞十等之差遜以元解練八勢之位最雅有幽度領覺無遺應氣遜於其行藏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昔人冰涼清厚驗之今日會隔煬質圖師試實選大業中歲赴摩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有以軍威帝業激勵鬼神乃高僧黃摩盛陳白羽霜戈耀日武帳彌川早奉列於朝堂下敕曰軍國有容華夷不華等王崇上遠存名體查注運通理數有儀二大懸於老宗兩收立於府府條格久領如何抗禮黃老子女承登下屏惟佛一宗相顧時立沙門明華先答語其如別傳然教規何焉不體風時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迫乃趨撤直進後引授論明不可收之理會詳請嚴抗疏之儀可謂斷各獲其美華竹相互陳其良而不可削也敕后云廟額定斯標下諸君來至聖場相從議解迄於暮齒善緣引安機靈難開大結願論及師自戰十年釋門重開高田有職曰百師與非夫頓悟無由亞漢十書

令人杜止偷下教監軍統評管轄泰召以爲普集寺住持更石鑿定水上座經街一寺無越六和妙達衆心欣其抑止年及振心更新誠致善難破廢廣山林言語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遊來補講深素素心奉使北背經南臨渭石鏡羅目松蘿古空轉悅幽情而依壯大開法觀導引慈誕速皆增德來蘇聞所未有既而厚夜機感志言前悲各憶慨離隆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二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在奉以猶存臥法猶寬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華經最後言別將須一釋用通累心遂對衆開之下坐帖然毒毒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宮寺上停官庶職心疾自喪我所天非夫陳述語轉安程乃還靈於縣郭之北原聖窟處之仍施曰塔宮然望未遠近瞻瞻無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極清遠以終天難補其聲易應雖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爲建一碑徑聲萬古其文左僕射謝國公爲哀惟惟立性於此氣韻卓伯吐言爽朗胎涉奔隨以教者爲心田以涅槃爲意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之亦是一案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親之往西山便簡道疏進其進唐里以餘緣恰逢使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以加之

道俗

道俗

按續高僧傳道高姓杜氏河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門守家九傳遺詩易老經總教傳講中興倫位又量仕階爲詔諭令治學遠近有隴山門義者博物疎達通敏谷前後今名某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附舍謂於下吏曰西門義至爲吾白之即以事

聞今兼仰高風移其卒止是廬曰先生道第三角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吾自歸誠隱淪於茲恭肅誠不欲干世人世也誠業著者吟聲既靜則真政事不欲妄語南岐岐政有欣美文化故不以情懷明私致敗斯事今遠其不達問知對對答若神傳衆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續瞻瞻略等列於後前令其願指義曰斯君六子誠傳者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外問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曩年十七還得出家後行白因志懷明約學大命及僧祇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有積物焉西即洛陽淨土寺明廣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某法師爲弟子少學問經論是欣及具經樂更宗前部追持世世不識非而體教甄美風操高風容止儼然不安交於道俗後有成論慧心於志念智通一師備窮根義新義斯靈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因閑居十年自安揚都來化京觀親承真諦業傳芳岳因從受法日尋深解以業業事獲惟其發習將欲情形大白服業倫實持太白寺始安者個個多知世數開通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術工經道備練日行四百相向令父世俗所謂長足者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告所懷曰亂賊成實學如非好福大乘論試乃格致而傳白尼公聽受妙今從物化論益以深淺之初推領伊何取諸日天親若與供舍論益以深淺之初推領伊何寄於此其安曰聞其志岳曰今前學輩師者是古德所傳徒爾周未盡於從性以俱舍無解達行結於虛寒耶去日志之不審斯業成矣後住京師明覺

寺開門靜放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測其義一習五
載不出仕房惟餘息忽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啓了
祖弘白至於外義休身并疏見了永三藏本義並錄
在兩函見其義芳夢寐乃至路遠前道商旅厭惡
顯是重所迫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供舍疏本并
十八部論記并是凱降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
凱公所住寺也此疏本欣歡仰懷溫潤沈思忘於
飲食乃重託太自卒其先志於御覽中懸諸寺輝道
功口親之累惟安供給時致貧不尊榮也相顧安思
事經勞始無憾之孫繼誠序厥志滿陳內橫諸己乃
謝安曰古今主愚為累獨學成識識不量力欲希非
分一不可也斯通弘矣誠可退還沈浮更勞重累則
志一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蘇會難再無思別
慮後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己所尋知將開樂遊
諸講肆論義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今
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四齒落髮還匪
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
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
沙門法常曾伯登慧明等並名極苦問衆所知識
相為引重創為諸主岳為議器退辭師授從展清
宮於慈琳結結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
情均水乳乳結結相成德澤稠濃恩與重聖又人世
暫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頓請意正乃首肯焉遂以
三藏本疏判通供舍先後進修心異論旨曰斯文
詞旨安密事東師費徒一朝誠自誦誦當何其談
便得美斯及也岳自願情于虛宗初無住惟樂樹嶺

網大義斯通難評論舒暢而響應應盡義成不識其
戶屬故無異朝顯由是名振華宗法益隆諸嚴舉
賢良推所育奇武德初年從葉藍公化感寺創舉
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諸便乃口音無感也
故使假流遂以疏水寫滿下泮中一心念誦日取一
升經六十日思撰方復又至三年以三藏本疏文句
繁難學人研究難用評覽遂以異端為本終期銷條
成編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全十二卷藏於本苑三
分之二並使同統文旨字上意盡覽者十八部論疏
通行於世以爲口實又利平都國有宗法師者神辯
英出時所異之鼻上延人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
正通局聖賢後義難建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
京室爭市談何實華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
世欲使李道興移彼於島服度人授法感源老宗會
異觀中廣延南教時賢劉進喜割開老子通諸論
道岳乃開以道生二徵據前復述杜嚮馬岳曰先生
高視前古登謂目擊耳通平坐笑大笑而退故岳
之深許法用傳學京國矣至年秋八月岳兄曠公
從化志痛難堪遂屬題曰人皆有死惟自扶抑岳們
淚曰曰居大宅其謝受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
義之以爲善果善者之問也自觀初年有梵僧渡嶺
在法譯言佛經並問其何則則顯同善於俱舍未始
重之謂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僧不敢措意
今言後者不有聖部因問以大義許諸論岳隨其
慧解悉悉知流顯曰智聖人智聖人不以此善善與
愚夫曰爾請取道度唐加說八年秋皇太后召召諸
碩德弘文館諸學士皆至顯節街延賢諸賓開接

覆却諸僧皆增培太子廟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
史所杜止餘曰大總持寺道岳諸師也法門軌範上
座師宗太子曰皇朝帝人進寺諸師各名德而此學
人猶未受禪即像曰虛荷有許由之節夏禹顧伯
威之志彼乃流諸德德遠見方外之士著名之人
臣輒從其所耳乃下令曰今可罷却寺任充剎座
僧臣勤苦奉事不令遂住昔先以貞觀十三年春
因漢國留留僧無效券坊中便相受於路遂卒於住
寺春秋六十有九紀太令曰僧光寺上座疾事所
資取給家令感德豐厚無幾遺藥仍贈出及時報法
來等機而有數僧始給解儀志於郭南杜城之西隅
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二十九山志遠悟空儀
清高特將涅槃榮身從榮有聲京洛任東洛大宮寺
貞觀九年入朝奉獻時四海合道總集帝京惟岳及
略述校此觀時共美之及事殊時寺歸東岳岳憤
然曰昔同氣四人並元即世惟余與爾相顧猶影白
曠師後後心常快快悲悲願受侵侵然長逝生離
會可不思耶吾將焉去其能及乎集會又難爾其且
止因斯便任恰至明春岳便辭世之節志痛結帶
疾還寺以十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功過

按總高僧傳功過記述汴州沒後人入大德便出
家慈親口授觀經經目而度自此專習經法九歲
而迄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顯山居四人共焚苦心
志極二十五年後法法師自汴州抵嵩山弘
是一途高善至傳法慈賢持自修善化務不私
住汴州慈願寺皆在山中土地極已得禪解及遊

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開闢諸緣論等亦備
敷說稅以法華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
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誦誦咸感
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摩滿東
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
六十六全聞之行入曰其入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
獲利祿隨散書房夜無燈四壁寂然未終之前真
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自視嘉相人同美遇
曰願來此常住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休并
水終日泉湧頻經數日本方復舊道信是通感者
此

神照

按據高僧傳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隨
眷屬蜀亡惟母及身存並無託木茂母願投送無指
願求木實父宿願所行住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
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於時戴揚律藏學徒雲集
宇內初定微粒未充慈母曰吾負殯周給年終六祀
勢而無他供養之暇後誦法華靈應經歷久人無知
者受其難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通悟又作都
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通無遺講解辭還休
出寺學門怪異休曰斯是河南一逼照也後生領
柏園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法師所聽維心論攝經八
卷為師疾而返後因蓮華之初後遇晉時人語曰河
南一逼照英聲不徒召南後望華嚴成實證心隨
機便講會不辭退又造像教自鍾為經數千卷任緣
便給不為戴舊新能斷金剛般名初至投讀尋括
同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劄注及後具本果異符同符

感訝其思力也自體中遺疾痼久而飛行無忌卒於
安業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曰一狗將養所往
恒隨及鄭大漸長與京嶺通背向本出家寺往返二
百餘里後說呼以告彼衆索不知也因問後至方
查狗能及諸還返安業掩伏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
殞

道傳

按續高僧傳道傳性得其先弘農深太尉家之親也
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陽極憐天德顯赫然物表
年穉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精細知大略然以
宿憾將本情厭世又母患惡抑養不許開早十一
年歲將冠年華買東投開昌縣僧堂法師壁
壁其高投即而剝落尋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
修明閑持鏡晚後往岷頭山誦法華經月一度深自
惟曰經不云平家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
博遊聞早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誦師所聽律成實經
涉二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儼偉清對有方
學淺而思遠吾論其典矣儒子存於始卒吾當海而
不修無幾而記通達遂爾同進齊土時有姜叔安藝
並說哲人從之受道多識爾今又往汝漢魏金一論
師所聽靈驗論又於濟河洸河漢郡諸所俱讀成
實始長頭長息曰此子有拔萃之亮弘微論道其法
子由是門人皆伏聞早十九年自衡還都意林法
師論論又於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孩
將事東行屬憐漢子名洛志念何問法務私并
部紀過斯際即往從之聽仰慈通漢疏論首尾三

載顯極獨遇然以先克小學意為弘顯大乘仁壽二
年又依傍法師師下地奉誦經法門大嚴宗師雲
結習畢入論十力義乘兩通涅槃聲律律部一期總
畢升晉中興乃解講肆肆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
輕聲贊并州汴口大頭像人然其例復故成碑
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使還故里譚
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遍日誦口誦徒事言說心
路奔注至於懸筆不定不廢坐修誦法麻谷依蓮
輝師學思悟念慈悲生往起疑曰昔誦法華師

一從名教難離難如何始習便能住想非宿習
所致耶後依義安般念處南父事思觀解大明便
謂釋系法師曰昨忒依前又安般念觀境界緣明而
氣通工心生不安磨欲除此思然須欲通諸經
安般同義經為大第將依通漸著乃取漢沙成實龍
樹蘭若諸經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之即
依修習更證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
利根者善希求中諸學半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清
弘土地保六日口常修禪但各自利已法講佛法化
滅為利地至於因利事而商度今當靜夜默得
小大通治不亦可乎遂即長臥二十餘過常隨門學
百有餘人崇化者數萬二十斯人也爾決思少
慈希言譯文進士莊財謙苦學不置無懈無懈
巖衆乘舟僧主監不備安於舟中資以百貫元年
七月二十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以十六夏初
有泉泉吳母皆聞教教僧也雖為白衣常持法字
樣以圖土境之歸已謂二女同導其父乘輿而至
曰吾生西方後來土知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

栖巖其日保無恙請乃至壽終常見樂綽在傍會承
又聞空中伎樂異音共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
焉門人依門城關維起塔供養

神考

按檀高僧傳釋系姓王子紹則其先太原遼祖舅
宦廣州遂居安邑鳴條之野高少與道儒結契范
之好相攜問道儒年之富禮易是長至於儒什繼美
其彰故其遊學講肄周流國境必與相題所習詞義
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道則學定常備素隱
則復於儒文實兼通素則尤之房僕出友脫念觀合
其從薄如彼傳述大業四年保公停講學門諸素接
餘相尋遂從命專講毗尼四十餘遍講成實經二
十遍自餘小節不足述之其為講也此言是理少
釋多學者元悟聰覺不能同係高於素多陳阿異
廣定是非節車役周開主覺意則素資於儒而儒
者則蓋益勝深義素之徒足也故嘗用稱焉素係一
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於忍待
士慕賢不伏請已自觀一年稍疑大衆請知寺許辭
以法事相繼有阻留同衆又固請依傳師故事乃許
之性質厚善物性慈得上下和莊風塵收靜以貞觀
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檀巖春秋七十二素一
生行業屢題西方終結日召門人大衆受送素臣
與之別已而歸臥坐正威容已各禮觀音符通一
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次令人唱
佛人而危於中夜端坐巖然不覺入定依即生頭
肉離背骨生如初結止之矣如仁壽寺志宜法師夜
坐如閻婆素來過問終止息動動吉別日如來大慈

為諸衆生戰兢苦行勸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覺
其等難降下流然佛道貴未能持操道業遂有李位
在前素雖不肯深懷優厚乃欲推命題上干天聽
今大運忽臨長辭未別好仕努力竟迷目極忽然而
覺及明其知因須更思生方知非道竟致書違懷
與諸門人焉

法讓

按檀高僧傳法讓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為濟陰守子
孫遂家焉隋初有趙姓者與清河江以秀才推第
時號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歲時冲功
嚴則關坐登講採花供具又知為法器十二遭父
憂未幾父又母難氣懷憂者數國版圖遼河北衝
都欲學儒術忽逢唐孫提防海以三界生猷示以四
大毒蛇如不日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
也謂蘭澤名七日便度自是嚴訊經法無遠近逐
往志念所應毗尼法茂所聽成實縱橫累於參預前
暇又聽律部講問持犯又往彭城嵩山師所以是攝
論命家海內標仰服膺兩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
盡元致大業三年度化遠達應此諸名客安陸侯
而有勅遂召熱能住內道場時年二十有二既居
日高齊成豐講中觀涅槃論論傷即既降太宗初
入別諸名德五入講始其創自此後角攝論大取兩
端或者多以斯本稱創未足依任而獲獨得於心及
唐肅新出奄然符會以為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
年初召入龍藏寺大宮寺仍知寺任任人以密業樣
如也十七年七月十一日歸終不豫因於房春
秋六十有八護善外好道講約已滿食解水睡寒

結壽終歲不修客悅而貴勝所重方成萃先服石
散大稱數日聞闔門人懷夜投餅淨誦言他業後
臨正色曰吾之見欺當自實耳然陷陷於非道是何
理耶遂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志修房無
主勾之舊但一鉢一莞而已舊識誼指贈者二十餘
篇初亡歸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傲然恬澹不出
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工精苦之
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見雅通者斯人歿後
因經錄中書杜正倫來弔而為銘焉

元續

按檀高僧傳元續姓秦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滯
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旨講法華導引宏曉然風
彩高峻容止方便言談之際俱獲達達外惠工草
隸時吐蕃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僧少道俗有
才調者命來與師室而押之至於侯王雖伯名儒大
德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雄治電疾有
梓州東曹掾蕭子仲者受高之稱也博學機關當時
經偶往秦談叙文集相示半仲尚之從容曰卿承高
德竟略諸貴等今要禮顧義獲非人請曰諸貴職
須以騎驎對之明公况愛故以況愛相答仲曰法師
從來不爾今自忽然疑是虛誠恐非貴錄故言貴達
從公之錄實亦如公遇續之虛實耳相與笑言高
實謂寺號續師中有碑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
持筴杖日用服方應屬有泰道士馬善相繼寺禮
拜見而絕之續讀曰文章者當試其美相非徒體勢
所懷若不改改其美是勸使當試其美相非徒體勢
非爾所知若輕勸使欲相威稱者我寺內年別差人

以辭疾得返舊山稽文遠致及陸君開顯疾醫有終
錄補騰四注同飯三美益其權超子弟退出毗壇
首尾十載化行常都大府結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
蘇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內外公私同其事連還
歸山寺於是神寶慈愍更復義時能治風暴竹爲復
喜然或自他兩化得雖俱修禪念之餘常行法華金
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華三十二經通感慈長祥神
瑞非一宵爐未熱自起傳分夕鐘鐘空而溢木又
願生淨土遊彌陀復行三集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
內權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誦經講勝勝輪相輝將
逾十載與大般若書內匡俗山陰其舊同期何以異
也復見疾洩河大斯斯及誠訓慈切衆佑衷道以貞
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晝神武立之東寺春秋七十一
一其月二十一日登於寺之南嶺還逝奔馳旦素通
集花香亂空野寂無言當自古矣終矣復過也惟
或幼小於壯立性端儼情誠在堪苦節彌勤口辭雖
味日無再飯并義理而不履并法言而不談美稅高
委乃起衆衆輪并靈雲空室東陳陳海王弟道安
法師厭世出家內外通曉梵門通知學優義淨安遊
二子將翼二翼及屏志林未絕人世芳風今感厥
運成厥德不遺讓道山觀傳香信法海之嗣衆釋
門之標標表諸法諸法諸法諸法各三十遍講觀經一
百一十遍常州別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同
京尋釋道年今持善般若交尋離離堪柱之歡或
姓而折翼之難不遺遺清顏之類在悲慈音之已寂
機振文於色絲於音於良石乃與寺主智略等共
樹高碑在於寺宇

遺德

按南鄭高僧傳遺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邁
器度虛懷傳通經會兼達治方子史流略嘗親造
諸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聖僧偏以涅槃攝論爲
禪神之本也與弟道謙發來相化俱起覺廷法師延
正法城帝道僧宗歸觀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
子荷擔陪遊禮閣講經談述皆造下篇欣叙元
奧每思擊節故題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議釋
屢結交涼三晉先覺聖賢騰集親往蒲州寺書寺衆
徒御化衆樹業當衡然以地居方會慈旅康從李俗
情無多縱凡幾度行何肯惜愛由生應道會行用
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資養備儲通濟成軌或
有所遺者便讓力經始聞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
遂所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益王所率奉者雲俱
並紆駕造良路詢諸師成無不遇者心懷慷慨如
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德除節自資
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參詣皆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
談論賦詩贈賂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
盈頓資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坐弄因事返
京夜停關自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登見惡焉
壯欲其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繞其馬形狀雄
怒環甲執兵衆益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
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退至五蓬蓬天明既不見
人知是神威乃合而誦經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
又以其讓之性出自大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
怨情通畫一唐初鄭定未拔蒲州慈興寺僧被羅
城內語有一僧德威危害未加諸乃形容色慈難

聞此曾不疑慮既既不遂乃欲欲城事發將殺數無
救者德清道新請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愚身救
者未通故爲罪覺此則過由愚身起宜寬假勿苦復
設誦教事如是其輕而不忍見德云云當以慈懷
此已復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焉之弘者矣連實觀
中年冬有諸講選著者預知將終不受諸前人不
測意故鄭重延之乃生日所以因解者不終此席耳
不免來矣且復相煩連往王城谷中道修齊集德作
件且題曰古四衆口世界法華不久當終數觀大衆
念經場三宿卒於山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也國境同隸昌義孝姓當夜降降周三
四里乃掃路而行陳屍山道經父忽有異花盛麗周
中拔地湧出望長一尺許上發祥紫似秋之色而
形相全異七衆衆皆悲慶隨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者
偷乃內木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復拔之於地
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其普州有人性愛遊
獵初不事信有傳德之祥兆達其耳者乃追山覓之
花凋屍亡惟觀空處仍大哭曰生不家開信死不家
花瑞一何無歟必神道有微顯事垂靈相言乞地湧
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喜甚遂折取而歸過鄉州出
斯起信德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
有闕闕表以仁壽住寺說落關路每召其鄉鄰地接
京都奉事人事乃顯言南遊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
石樓處時復登高臨遠調體風具引名篇高調清
逸適俗宴食春秋山門談議心未會處以貞觀
元年卒於山舍春秋六十七遺骸之遺漢與弟子道

基等聞此遠登其餘疊散之風府迫惟思憐爲這
釋迦塔一區砌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焉

雜錄

按續高僧傳慈願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符末爲避
地居於建業爲大姓通簡風神詳正治開博遠感禱
後賢昔在志學早經聲望實備宗範能多其父正
見有陳文國英舍所高嘉其欣奉拜門惜其神宇復
羣不爽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壽之和尚
識黃日積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悉其畢
命且錄字示既虛靜觀持中爲遠授二五祕寶符
錄真文并竿教式易禁勸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
又旁詢社老三洞三清揚子太元葛生內訣莫不鏡
識根源究尋玄派未乃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影練
形終期化化討尋至理若響應追即密誦法華意歸
佛種未經時序文官雖貴會陳帝度僧便預比役太
建年中使聚勸度令往同泰剎落之後親乃知之既
是官許便印師慶由附僧侶聚衆乘經後至前達日
增榮唱隨降降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橋意問法有
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應試元義稱洽充開更
弘神略以道行成者繼業做師開皇末年召京守
於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回至日數並海內祀待選
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運得過觀吳郡遍覽衆
傳錄計舊開考定新教而津元英慧悟獨深深察
密漏文小道乃歸宗能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
惟識等諸皆飲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學相仿用爲己
任時開屏退成憲研思所誦法華遍持捨昔并講文
義以爲來賓自嚴守正不妄接遊沙門習者追岳等

進學窮稽古架葉重宵飲慈飲風雷連信宿許讓法
律制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遠展武德之始草跡桂
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恭範而況之一世釋外明
物情事重律師元曉道張朝市行威顯反氣結風雲
遊從龍象每事邀延假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後極
焉琛深貽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果受戒常若無席
矢自觀十一年夏木風疾屢增塔門日形勢不久
將畢大辭宜各教自愛不宜後悔福業未就以為
意耳乃極其恭親用昭之又曰若盡神自潔可有
常規恐脫骨骸非時索食一無與往後將大漸時過
索謝答曰當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年正爲如
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
四葬於高麗原之西繁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
東巖對石爲龕就銘表德金季年奉侍歲盈二紀慈
涼不修初受具後性愛定門跡陳所請乃曰戒淨定
明追之火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遵律
爲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投思闢
表廣流聞兄乃地陳行意便獨舍日出某爲道杜從
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幼意開道暫
往便歸不謂風樹易陷浙川建許杜運十載慈恩終
天悲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五十三卷目錄

僧部列傳二十九

唐五

道宗

慧顯

智正

智拔

慧隆

法敏

慧兆

僧辯

智微

元會

志寬

三慧

慧恭

慧後

慧持

慧觀

慧場

法常

元鑑

行等

神異典第一百五十三卷

僧部列傳二十九

唐五

道宗

按續高僧傳道宗姓衛氏馮鄉人也性虛融寬仁
篤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遭俗教務極門專志
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府選隱居俗壤內益明禁外附
世唐隋朝開教使洎劉洛仕同州大興國寺寺即父
祖之地也房室堂塔前後增築并城隍水庫輪奐



映寺立四碑時刻方面示於中教弘運席僧物既
廣開洗學心而形解建達師徒崇崇四方賓客日別
經過謝給供饗者名道俗大業寺慧觀後相時丘阜
塚骸人民相食惟宗備廣四恩開化保誠施物所及
並充其供故諸州道場同州道宗住居關河達達即
日隨同拯濟廣廣為家以德望收歸舉知寺任統
收僧侶慧智弘教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除學
餘倫斯觀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平
其部屬三百餘人備經承旨初不覺從立寺極久淨
地全無聲未幾觀終染宿疾釋文至此宗乃知非術
觀脫學未成佛法乃停講歸職方進後文又知徒布
薩物資財則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為教誠
為希求本是願息不成望法自習盡親躬隨說戒諸
有不來進事方許無不果約言涉勤業者皆為之流
淚當申歡歡不已其歡敬正法焉若此也貞觀十二
年遷英卒十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千五百餘
人奉佛法誦無因貴卿乃追情厚葬故鄉鄠通陰陽
蓋相接數里之固兒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三慧

扶掖高僧傳三慧續頃人告願涅槃以為正業行流
河朔名振伊邇大業初年以學功成即下政徵入慧
日追揚東都脫進元建通涉慈有功矣而神氣清嚴
顧盼威則故言動論衆所稱焉帝以通明機務須
攝導乃敕往巴剎觀舉慧能繼運告終為居居即興
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極煩屏屏居弘業唐國公
貴作任編唐國偏所生而性極煩屏屏居弘業唐國公
貴等慧脫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追朝京闕教

見勞問任慈黃顯都商書長治濟南縣人因造靈化
寺欲思還素上奏住之時後關弘重慈衣彩綵傳筆
記後季楊師賢年中召人參講說文是歲文可
崇製經師經師控清劉明駟勞豐矣以其年卒於本
寺春秋七十矣慧在時州獨處別居戒規神所形
質名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知事勿輕視所言
已使隱初來之慈是為高僧之乃正辨田中故家遂
令止之出是僧侶是空無後世月立日虛傳焉
使非人投告故聖之華誦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慧顯

按續高僧傳慧顯與李氏江見人本寶龍西世戴碑
冕通次合於大演通德達於石木一世經西晉都
亭侯重難繼但南亭子夏濟因達家數十歲出家師
事慧其九歲寺明智法師智顯即初之入室奉命說
以開導乃竭志依承義明斯啓下斯時也南國分主
雅重仁王每歲拜慧顯高名德在諸前冠冕顯
高第既臨聲唱達天子口觀大入仰贊光寵顯恩
德先是立及天厭陳楊隋運竟日金陵講席士俱
盡乃杖策遊吳大衆傾軔矣慧其東開學市遠招
八慧之上以扇一柄之風吳州刺史劉俊美三書
才者九能又於顯時佛影法說說教之深觀
欣員山而無僧自有陳論沒物我分朋或過邇以東
歸或入邑而北上谷風以思相樂水以垂相善積
附朋戚來聞說大業之始僧傳慧事竟以法辭還
隋山水英之高人焉之皆附從顯于通元依常像
而弘演有隋舊逸作梗欲執乃逆地也慧顯默其處

出廳終于畢部乃經累勸初不聽坐也或至夜心
今不覺倒正呵責曰吾人聖足七日尚有傳編焉
今曉立願心心驚散也其願之無復何得而加焉
正月誦華嚴經得佛勸善惟謙等不紀其過聖華
嚴疏十卷餘並抄具行於世

慧旌

按續高僧傳慧旌姓申陽氏西陽人胎中父亡惟母
鞠育三歲僕慈恩顧顧法母氏捨其孤苦相從來聰
慧獨得法三論文義之開深有領覽年十八歲其
母又終無母自持佛詩邑西檀溪寺禪律師而出家
十六乃歸州茅山明法下依伏快遊問經大意
深有所悟名入房中二年曲教惟陳不有也後於
此深省長有清志還襄陽又還安州當歸人蜀凡有
法輪皆合機應吐舌屏履謀理人徵時人同贊得意
杖也及歸下獄後亦同履屏履於成都一獄
因後講疏二篇聞於五通教道釋故便逐番還既達
安州繼往舊日在隨州還里吉宏募達高所如常
振興往還三百深有足功於其筆力雄猛生無一患
門卒所獲及萬力微四大過記令代講冠裳威其
宮闈諸處時時臨處役異有二十餘人將往副水百
有餘日推推三後舊德意還安州常於舊房叙
經大意有問則皆為之說曰吾曰種於初章全若
不解明日上講諸帝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
來時門侶並業者 十五人一一福呈云不是種
最後逐章句雖異吾云得意由是應伏續種者為
之將終告曰種公家付付囑最後續種自云講畢
惟汝一人得種起乃曰夫講說者應如履

險不貪利義不憚勞欲得得得多於山寺讀經法
事並為物執如為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報佛恩
也又曰其公同涉古年歲不少惟以無相為本然
後言久語已而終初未廣而後聲神人失兩眼又見
一人者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授心既安說已百日
懷德後還襄州紫雲寺講疏五年業有三百員觀八
年又還須彌講疏深蒙大品惟度等通至十二年三
月要講入寺學鳥飛去因即散眾及司功授訪一無所
獲將王座藥佛法昌顯請於梵室相繼發願追修舊
習又復勝滿至十四年正月有威通寺起法師曰
夢見國王請授公講三論衆公講法華如何後曰善
哉慧旌授經當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衆經既有此
微斯願畢矣至九月末將王見稜氣弱送詔賜乳一
兩通令服之其夕薨見一水兒者曰勿服此乳圓羅
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象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
不豫告弟子曰吾五歲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
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鹿泉寺借觀音末至者聞
已滿三遍說如目前言未誌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
起燒香使人即前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汝即
起燒香沐浴備禮佛心還房中與座別食粥未了
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國之不得其致
失至小食時吾忽來後燒香便卒即十四年十月
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眾七十七夜法集
功德將王即賜五十足送於鳳林山元素同集五千
餘人開講致寶終日方還云

智拔

按續高僧傳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性好道法
拔續高僧傳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性好道法

六歲出家初為沙彌弟子頗有清慕乃擔付佛法
師師亦襄川僧習具之別傳利達世之大通也人
中理路有說唯惟曰經諸佛出世之日意也一人
一道非弘不通聖無依持聞情繫諸君問遂乃洽承
帝京上德古藏法師四海懷德三乘明匠諸諸奉旨
欽察心首尾兩通命令履歷英茂故言非亂職
親視師心拔問衆曰一乘為實通分為三亦可一乘
為兩分為三不乘無放答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
乃囑衆人必必在機緣於三乘義會賦從提擢無出
講諸書讀法華經年別五通門人法長後生預萃見住
持聖師徒承業員別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
張吳天招集眾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之一
旨者答對如風響聲應聲時心便告法法師曰智拔
答畢復與來經諸佛神清今與卿大德德德等相
別時不測其言也遂即謝然而察之已遷化矣合
香供養贈物百餘段設墓所設五千人香春秋六十八
矣

慧持

按續高僧傳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
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容利便遊之方欣其言
惟履歷名師時德化初達月陽南善寺投學法師
而為慧持舍命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識難持而能
文執持神共共之本年益其身長七尺頂相光
偉純粹高姿不妄顯高聲故俗又曰曰吳王時也乃聽
東安莊莊師說與高僧法師二日皆探極極門學

所給養老壯易此說元之次青言法理顯公局常
治共准海關風遠展數其清信口所實批給之僧也
隆末遊難往惠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
嚴壯老崇年不絕立志堅白寺常有聞不出寺門將
三十歲雖坐不臥動苦至若以良親上八年八月
十二日且告弟子曰欲往他方教化志作食及時
至下前食還房脚坐海林象而過弟子謂言人
定二日住之會禮嘉社伏護者施長常依常參拜
聞有異香方知化即結經於中而不得乃生還大
禹山都督已下元素萬餘人悲歎相隨至於殯所春
秋六十八矣

慧琳

按據高僧傳慧琳姓王氏孤苦三歲一親俱喪養
於舅氏五歲越外祖住長沙寺聽講見佛造慧慧
不肯還家遂往之焉寺教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
十日中一部通利曉慧三論大品義其宗領有行
文觀用明的達難入王泉山寺側有果旁作草庵於
中坐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心轉淨不可言觀泉
神供奉時或見聞慧琳一頭長二丈許慧琳現身如
守護相羣賊雖來無慮近者有老賊吸粉者明僧
無前攜引十賊身携兩刀欲殺此去二百步蛇乃
張目出光賊徒皆倒斃日間偷覺往救七人已死
蛇頭處行爲洞大品大光明說三人力法於是四遠
聞風遠往供施奉相見說三州州道俗請出居
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開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二
十二日合寺同見慧琳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
日誦大品至在生文未訖下執就於座而卒春秋

七十有九

智凱

按據高僧傳智凱姓王氏母早死父早亡六年聰智
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殺名火宅者我身
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
迷惘猶藏出家身相若也故號曰龍年十三觀經
論經遠論並不拘約約應慶壽壽祥等寺門入英
蓮無取右之及藏入京即還解林翠雲常講武藝七
年割髮立講應後五百百觀元年往修德寺小龍泉
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皆不出寺聽不見略不受俱
施自食而已佛殿之役忽一池便曰以此池可
以卒耳爲性慈仁不極懷屬時越常俗多乘狗子凱
聞諸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養有能候臥豎不
辭計來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
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屬依時期集用爲義觀百有
餘日口論十人答對洽然清微無滯初發龍泉小池
即鳴龍聞嘆曰池竭食亡若無遲矣至二十一年七月
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繞爐已終
乃歸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目發深
發隆伯乃起塔七層以旌風德云爾

法敏

按據高僧傳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
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人言三論明即與衆之遺
屬也初明公將化理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
不中意以所舉者門學有聲言今日屬師曰如君
所舉乃明公平徒侶將于召明非一皆曰義首所徵
未何者明即明曰吾年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

不捨八載口無談迷身無妄涉衆目彰明既有此告

莫不迴談私議法師他力扶支開曰吾果明公必裝
衆意法敏無私不容隱隱說法應對衆叙之明性
謙退沒諍諍明曰明公未吾意決矣爲師衆口聊
舉其較少少年捧敬書告曰入衆聽今開論十
科深義初未言言而明已解可一叙之與叙之後
大衆慙愧皆慚謝於機失即曰解明頭門人入字
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與吳之宗或乘山門之致
者延也故深識精理出樞要安司司司司司司司
年十二又越高僧傳公講大衆稱爲南岳結
影二圖及實亡後高僧傳師上蜀講論法華龍
氏亡國敏乃歸俗二年將還還乘乘入避鄉入越住
餘施安寺寺額十沙彌講法華二論相續不絕百觀
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嚴梁一年越州田都督追還
一音寺相續法輪於時衆集護學沙門七十餘州八
百餘人當從僧十百人尼衆二百十俗之集不可
復紀時爲法敏之壽會至十九年會諸士俗諸住
解林講華嚴至六月未正講有蛇懸半身在帳頭
上長七尺許作金可呵五色光將講方隨至夏訖
還一音寺夜有赤火二人體微曰法師講四部大經
功德難量若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
數十人同見此相于八月十七日蘭前二日夜無
間放光明給至二十三日身長七尺六寸停屍七日塔
爾還於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屍七日塔
爾放光地爲靈動異香不滅時不怪道你許敬送
於陰安之山焉

慧琳

按續高僧傳慧琳氏少出家在某川周歲後

南往陳州入茅山隱明師三論又入栖雲隱法師

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繼隱法師

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郡梓往光福寺會

入城盧總管等諸在官舍講華嚴經從後獲千五百

人既屬厥間各懷隱敬不久返鄉深惟法力惠運

泰又住龍泉三隱大經常弘開深達老志未減

笑勸人公私衆難開闢結經結經王互經難開

申敬奉坐鎮如初十門顯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

也由此辭學又還漢南自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

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作房于不久當生西方

至七月十四日講金鑰經竟後于日生常信風今

須通散一毫已上搭人十方衆僧及窮獨之人并諸

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瑯立性

在懷涉獵元儒通經文彩莫州士素咸傾仰之聞其

長往無不應派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為勞將移

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曰奉請

住此常講大衆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

無木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

出世一人隨講說大衆能令所住珍寶光明香馥

榮華飲食豐饒此有小乘而事並失惟願弘持勿為

所累法師須木此為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

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

月七月初夜大風突起西南來雷貫注在惟見

以言亦通感之奇效矣

慧琳

按續高僧傳慧琳氏少出家以小乘為業遊學

齊齊有海州教論之徒地處江漢開皇末年還往

鄉學之報善寺奉皇王哲公在下院泉講三論心

生不略曰三論明空清者著空當發旨說古出三

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快律師聞其聲

大衆者即延出告曰汝大疑也一言毀容罪過五逆

可信大衆力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徹悔前言去還

收入便往梓州皆心敬追相跪大衆者之云云為

沒大驚於緣又建七處八寶廣請過俗自日既滿即

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閭常習大乘每勸諸州年別

四時講華嚴等經用陳陳講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

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二日在寺後松

芝白曰禪師大和根若不改心信大衆者千佛出世

猶在地獄聞此車碾涕淚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

前宛轉鳴咽不能得言以水灑屋乃更大哭連佛微

指用此為常又勸化上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

益佛被誦等各一百部至二十二年二月九日中時

佛即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

變白大泉潭過此方復結亦却過改無過者同

試可嘉矣寺去城已稍五下里經受師戒者七千餘

人填赴山阿為建大善於墓所二十法師各開一經

用建遺造

之陳師也祖室心於李氏母以一月八日追觀沒

齊因乞求子還家愛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袈裟

顯耀不入口便起有報即不喜五言請袈及具遂已

設飲食者母子頭相於足還闕八歲一親將至道十

所令通步施河便面孔血出不得通還入山因遇

見智法師師便到家問春遊日秋奉佛師師出山即

將往金州縣樂寺為沙彌一夏中入大品經通問

之如高麗僧公入蜀論三論又印之弟子常蒙大

乘後隨入京流游諸京大業一入又返蜀師住法聚

寺武德二年安州高士廟在大匡山寺講大衆

增止法德三年後還本寺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

異果成實明流此公論常吸心行持充登嘗在

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林樹不脫身自默移往

南林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遂於虛處

面看之乃漆竹筒梨長一丈許向者在林身即穿度

既害不果又以鐵鉗破人房壁坐處竟不見獲

仰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知相害之高意也即移寓

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是短止五日令所

及通僧為常講大乘以爲正業員默元通州蜀

禪師作祖顯並形供給二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

五日夜將夢見衣冠者來迎焉往方丈延結衆時

皆空無物至二十日午鐘大七日制琴一餘一時

皆喝至三更據羅林歸坐而終府曰此後流講唱

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

外有僧舍雕花異香充室及房殿間捉捉出有敬奉
立終緊住不側扶臥房中三更忽起脚生如生脚更
已下財手付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度山說大
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二矣然其潔清雅雅過中不飲
葷辛臭香具壽報云

僧辯

按續高僧傳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清高僧後入關
住於嵩山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於那
康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事未蒙許乃
聽維摩仁王二經又兼供養昇進進言曰牧理有
賴於時先學大德相顧曰名等後不足受也此人
出家紹隆遺法及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
用充度限年幼小故在末行釋其行業令自誦
言詞清響章句契斷神明等正見者雖曰由是大眾
望實餘並不試得同出家受具已後尋尋經論時有
數承席運還充益同倫遂復勞疏異解曲有正真識
者僉惜其大德大業初召入大界定道場衆復
叩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海虞候大弘
法化四遠馳名信稱開普慈內戒將開論論義
而聽李釋同拜序序了黃市致問開答乃既終
前開辯曰止法自明那風致難難重道不異前通
黃市高問辯增重更爾其義壯應廣廣物起起起李
宗禮倒倒拜身首頓復更爾其義壯應廣廣物起起起李
倫然自滅大衆笑其相一特復啟曰目下文報
於某某雖難此義而吾言不改時共其某度也
貞觀經極微微張張寺立又台尼之經度處以

華華而情不存得長約時講說不替衆過異學名資
皆欣預席故使大海之內外僧徒華夷不遠萬里承
風參問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岳法師命章構梓研
正諸論整而聽之聽聞出妙三百餘紙或則閉法
肆成中達少聞但有法庫無論僧負成位座極經
而聽斯海法之深良未備矣而講說知足不重衆
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
常威儀不覺其能任其來去曾無逆逆待佛僧諸德
以此義向而不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於時與羅蘇盛松屋二
句而相等生有形色不變足於釋日亦不窮仍於時
凡早積久疾應滿天明當將空夜降夜雨故得陰暑
引刻俱得打跌七乘導從不疲形若瑤瑤於西遊至
之原黎士爲龍處之於內門迴行路道俗同觀至今
四年鮮肌如自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跡見貧苦
不簡人而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說之務惟其恆
習其端論中邊性識思應佛性無性論辭具出章疏
在世流布

法常

按續高僧傳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
仕魏因釋於河北郡烏少諸儒林頗知性樂而厭其
道體愜欣出家奉承自守不慕凡類常懷標舉爲衆
所推年十九投蓋延法師學業素著魏初禮謝大開
宏推年不道義即請建師學業素著魏初禮謝大開
專修持奉晚夕諸講每舉致延仰仰其理理深當乃
摩頂曰觀子所必往住持正法矣於即研精思無
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據前典與新法仲其弘義

於時諸門初開師學多達封有章鮮能飽覽當乃
博覽衆錄校其鈔錄衆希希趨後不周行時諸五年
僧最名理至於成實毗尼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
軌軌本義是上京僧徒莫不敬仰出師示顯衆迷隋
齊王陳昌結時至法常釋經經預法預法陳至理隋
義弘遠至得時門益共美之嘉歎成修遂有徒歸
漢相續依承因時諸解以爲佐任大業之如來唱轉
高僧下勅召入大界定道場普請講經法清極多唐運初
興選諸名師選道遠道增修南陽師傳燈燈揚揚非
一自觀之譯者所著下勅觀百何知繼任後選者
光武北華嚴大台居士之衣服俱拾四時隨改又下勅
令高僧傳受普賢戒嚴戒之條衆所熱心貞觀九年
又奉勅召入大界定道場師因即初補衆知衆觀九年
上座撫按香妙法物心弘導法化長嗣不絕而後預
聽者數十東華西歸經可勝述及學成返國若法
近傳道正收於今轉益新單下子金慈藏經忽費莊
塞俗出承運問受普賢戒嚴戒之條衆所熱心貞觀九年
師乃於船中夢慈願慈及觀形狀宛若聖中悲涕交
流淚其有通因從受普賢戒嚴戒之條衆所熱心貞觀九年
犯過下勅責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於元武門召常
上殿責及但過常曰僧等本荷恩惠而預法門不能
躬奉教綱致有上座大德特由常等專於訓誨時
離陳遠引過因從受普賢戒嚴戒之條衆所熱心貞觀九年
有餘人又延設供食乞而退及李道居不大理此位
幸僧通覽願表上既名蒙遂因常餘條的無痛所
右而而終於寺春秋七十有九貞觀十九年六
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

吳皇既久埃壽日遂至告引之前夜遂微雨及於
明日天地清朗雲霧四散澤澤不作道路無塵承寺
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葺三十餘年前後僅備四
十餘里信心士女執幡花列侍左右乃益敷教勸
相續從食以樂之初帝詔詣西門妙法行釋教衆所
推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志意深潔欲試講大
之成帝遂依衆請等弘此論問治理殊精其習歷依
將赴講全無謬誤有餘觀衆業行道六時自靜片
無違缺有大神上冠履青素率其部從隨其處過
俗將見慈以高之又曾留夜至佛堂中盤畫諸大
時起居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自甚盛從人戶上
住空中身相環峙風塵塵埃竟無有良久便流後
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言其徒從東而東去地五
六丈許常之專精微義焉知此也成立清峻遠久
逾刻所復法法多選擇像但務奇妙不言其俱成建
禮會終重京師目所服用職數而已外屬供俱一不
受之還布衆中持機無改者據論義疏八卷元章五
卷涅槃摩羅摩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選
等爲立碑於普光之門宗正卿李伯樂爲文

智教

按續高僧傳僧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
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進法師聽涉
經論於大涅槃傳嗣謝叔微首可學焉諸沙彌之
卓秀者也立性勤勞樂理情持母有執役不憚形苦
晝夜供養僧履屐衣不解帶研精篤志受具已後
神思深飛行地無停步於見若欲廣弘道
意常講深詳明地持摩羅摩用高慢聲聲廣

風道追思履歷從懷機等造非一階煬帝時沙彌
隆大業七年下詔詔諸人於東門道場聽其說
日增衆僧微立謬誤入不受之嘉其之略不附屬
義率性起然不支傾倒但專誦誦誦誦誦誦誦誦
初洛城也開微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節出城
恩濟鄉樂於時守衛嚴防覆覆難通而微安行限關
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既達高平道俗欣
世接此難饑餓相委乃適以糠粒拯濟實多皇帝頓
之若餐法使便即四時法講度有升堂外施末旬悉
供講衆頗值饑歲歲食不豐與客果來兩倍過有微
以應召不安爲警別院四方學士同草其中財法南
施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鄧國公張亮欽把衡牧遠近
講說道俗赴赴又結何陽乃請爲善薩戒師珍牧遊
風聲爲善友夏滿涅槃解志便說覺少不念衆咸怪
之還房靜念俱滿涅槃春秋七十九即真觀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葬於本邑
自微之至道門也敬法尊人誠者第一每登法席講
行幽通皆云云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常謂諸
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
可達惟有弘教利物廣展企望耳所以每歲當講不
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微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
香爐數教示難解不解來一生恆隨講法聲教不樂
交遊變化之體復營營事故澤州長功誦誦於今
元章

按續高僧傳元章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
志樂清淨傳元章年十九歲厭離十九發心投禮釋
受具松林終日而此下忘遺息後住清化寺依止

道公延律師經命於大涅槃義得具散隨逐未靜就
交風佛寺僧坊並陳本義就義俗分散願付滿教字
心戒衆皆無違犯金條就義衣則綴羅縠等絳片情
無覺覺及至年終義感通故故招招招招招招招
捕連使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
以正性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
毀極言過狀不追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不關其費政諸俗士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由是七衆皆虔敬其範隨車而自教有法達上匠
繁多衆族之人或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乍可不足無容飲酒酒止之府清化寺修營佛殿
合境民惡同其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工匠其數甚衆矣迨道演而名長稱義義義義義
見有此事又或謂其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恨
不成就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呵欲加惱夜夢
有人以刀臨之其驚覺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
非一皆投心乞命義爲微師令願酒肉兩舍於後復
大軍之有鄉人李遠者性嗜酒嗜酒嗜酒嗜酒嗜
潛逐每酒過及爲元章微師所覺至無何便去還澤除
差因前水離飲酒不覺云捉忽聞氣如達寺妙告
其及曰自覺已不尚不喜聞元章見也故微師
冥感言此之類於今神心良爲每得涅槃下地律摩
四時不報春秋八十有二策以佛法之游樂司其
要衆俗事俱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變六千常部邊澤州金錄事者其經七目隱身謂
曰若是半錄事也可計猶得八年在世但爲司命社

道公延律師經命於大涅槃義得具散隨逐未靜就
交風佛寺僧坊並陳本義就義俗分散願付滿教字
心戒衆皆無違犯金條就義衣則綴羅縠等絳片情
無覺覺及至年終義感通故故招招招招招招招
捕連使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
以正性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
毀極言過狀不追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不關其費政諸俗士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由是七衆皆虔敬其範隨車而自教有法達上匠
繁多衆族之人或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乍可不足無容飲酒酒止之府清化寺修營佛殿
合境民惡同其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工匠其數甚衆矣迨道演而名長稱義義義義義
見有此事又或謂其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恨
不成就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呵欲加惱夜夢
有人以刀臨之其驚覺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
非一皆投心乞命義爲微師令願酒肉兩舍於後復
大軍之有鄉人李遠者性嗜酒嗜酒嗜酒嗜酒嗜
潛逐每酒過及爲元章微師所覺至無何便去還澤除
差因前水離飲酒不覺云捉忽聞氣如達寺妙告
其及曰自覺已不尚不喜聞元章見也故微師
冥感言此之類於今神心良爲每得涅槃下地律摩
四時不報春秋八十有二策以佛法之游樂司其
要衆俗事俱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變六千常部邊澤州金錄事者其經七目隱身謂
曰若是半錄事也可計猶得八年在世但爲司命社